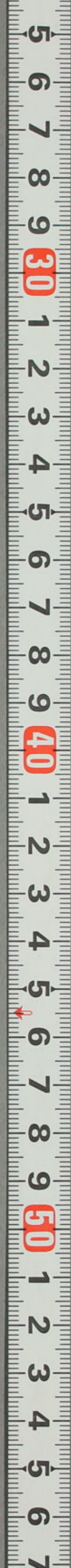


□ 12
3131
11



孟子集註

十三

子

口 12
第 3131
卷 11

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朱熹集註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任平聲

絕與禮孰重也

任國名屋廬子名也

孟子卷之十二



任人復問也

禮記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
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
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
子不能對明日之鄰以告孟母
曰於答是也何有

何有不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

高於岑樓

揣初

本謂木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
樓之高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
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
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

之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
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
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矣

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音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下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給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
食不給則不得食則將給之乎踰東
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得妻則將樓之乎給音軫樓音婁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久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
寸以長句食粟米而已如何則可

終決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分然於其中心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終之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也。食粟而

已言無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

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

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

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四字本作鷓鴣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鷓鴣是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

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

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此哉。揚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

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

樂之行是樂而已矣

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

如三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

受業於門

現見音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

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扶夫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受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太子。由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物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

犬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
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

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洽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抑風篇名衛有毛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孰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輕名

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

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

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

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

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

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

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

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世之戰上說下教強弱不吝疏云齊宜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
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
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
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
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
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
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
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君之弟。任君。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

不見諸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諸

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

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儲子攝守君位。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

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後他國以兵。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諸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也。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

遂相之也以伐楚是以取天下為心也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鮪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鮪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
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
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
為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致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冷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致不致膳桓子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

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冕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冕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來韋周齊桓

趙氏曰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

孟子集注卷十二

十一

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開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討其罪而伐之也。樓，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朝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斂，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

孟子集注卷十二

十一

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
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
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
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音狄好去聲

天子之時
ヨモクハハシク
ナラズ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
置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巳立
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
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
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
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
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
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
得曲為堤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
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
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

五子集注卷之二

一曰

八
六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文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道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浴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失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與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

滑釐慎

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

同公大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命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

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闢也

為去聲

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

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申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料去長...

申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著欲。與童蒙同苦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施。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

萬室之國。入陶則可乎。曰。不可。器

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音夫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獲食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ニ而折之ヲ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ヲ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

為壑

壑受水之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

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憲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進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也 丑問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也 丑問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音扶 下同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

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
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
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
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
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
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

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七登蒲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
鬲遭亂鬻於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
相公舉之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
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曾與同

降ト大任ヲ使シ之ヲ任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絕也。拂戾也。言使之ヲ所為不遂多也。皆戾也。動心忍性謂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取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變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獨於幾微故必事理顯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テ上ニ文ヲ觀レ之ヲ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入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之教也。不以其人爲繫而抑
絕之。所謂不履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
抑。或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
也。教也。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

孟子卷之十二

